

印本视角与目录之改进

郭立暄

内容摘要:传统古籍目录大致有篇次、叙录和条目三个着眼点。本文列举若干版本鉴定实例,说明以印本视角考察,采用印次与翻版比勘互证的方法,可在篇次梳理、叙录推原、条目编制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可改变目录旧有的刻板面目,促使目录学这门古老学问重振生机。

关键词:印本视角 篇次 叙录 条目 《四库全书总目》

对于古籍的理解,过去研究大多只到“刻本”层面。近年有学者提出还需更进一步,以“印本”视角考察版本。这种方法若能实施,不仅于版本学的发展有益处,对目录学也会有所推进。

所谓目录,是指按照一定的编例著录、编排各类书籍相关信息,撰写简要介绍和评价的整理形式。《汉书·艺文志》言,成帝时诏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余嘉锡解释说:“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①篇目之体兼及次序,简称篇次;叙又称叙录。此外,为便寻检,需对目录逐条作编排。考察一部古籍目录,其着眼点大致不外篇次、叙录和条目等三个方面。采用印本视角考察,在这三方面会有什么效用,本文拟举实例加以说明。

一、篇次之审查梳理

篇次的记录源于古书简策的旧制,至刘向、刘歆校书,有篇目之体,著其某篇第几,只是古书揭示内容的一种方式。五代以后目录逐渐附记版本,篇次的差异反映不同版本。明清以降,某些著作的雕版印本,采用各篇自为起讫的编排方式,印出的本子之间会出现某篇此有彼无的现象,或次序各不相同。篇次自然应该是目录关注的角度之一。

^①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卷一《目录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瞿中溶《奕载堂文集》，清道光十一年（1831）原刻流传颇罕。所见有原刻早印本，内封题“奕载堂集，道光辛卯开雕，版藏家塾”，收文 32 篇，页码犹作墨丁^①。又有晚出印本^②，收文 37 篇，前附目录一叶，页码已刻入，当是后印定本。内封有王欣夫手跋云：

案《苍生子年谱》，是集编订于道光十年庚寅，开刻于明年辛卯，又明年壬辰刻成，分送亲友。然则世间应有全集流传，而藏书家均未之见。此册虽不全，竟成孤帙，幸附总目一页，得考其篇目大较也。章式之丈曾手抄一帙，江阴缪艺风刻入《烟画东堂小品》中，改题《瞿木夫文集》。以较此册，缺《唐石经考异补证序》《古玉图录序》《泉志续编序》《宋拓十七帖考证序》《姪女数钱画轴记》五篇，《管蔡皆非周公兄辨》篇末附注、《刘河记》后附图亦缺，知非同出一源。……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八日，王欣夫偶记于复旦大学之筑庄。

此跋提及缪荃孙刻入《烟画东堂小品》者，所据为章钰手抄本，较王氏跋本缺少 5 篇文字。前述之原刻早印本，与《烟画》本篇数符合，惟《管蔡皆非周公兄辨》篇末附注、《刘河记》后附图不缺，当较《烟画》底本晚出。雷梦水谓此书初刻本计文 32 篇，道光家塾续刊本增为 37 篇^③；黄裳藏有同版一帙，仅 35 篇^④。可知此书原刻有初印本，收 32 篇，即缪刻所据底本；有早印本，收 32 篇；有后印甲本，收 35 篇，即黄藏本；有后印乙本，收 37 篇，即王跋本。

雕版印本采用各篇单独起讫的做法，固然为作者调整文章次序提供了便利，但也会造成一种后果，即传世各种印本篇次互异。这种情况又可能进而影响后来传本的面貌。

刘恭冕《广经室文钞》，原刻系于光绪年间刊成，存世印本版心处卷次、叶数仍作墨丁。刘氏于光绪九年（1883）因中风遽然辞世，是集未及编定，仅留下试印样本。惟现存印本有甲本^⑤、乙本^⑥、丙本^⑦三种，篇次各不相同（详见表 1）：

①此本今藏南开大学图书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492 册影印者即此。

②此本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索书号：3014）。

③雷梦水：《古书经眼录》，齐鲁书社，1984 年，第 153 页。

④黄裳：《清代版刻一隅（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37 页。

⑤此种印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1443）。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帙（索书号：014243），为薛凤昌故物，各篇次序相同，惟《以帛裹布非礼解》一篇缺失，也归入此种。

⑥此种印本为郑振铎故物，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XD3550）。

⑦此种印本为胡玉缙故物，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94009）。

表1 《广经室文钞》各本篇目次序表

次序	原刻本			广雅书局本	广陵书社整理本
	印本甲	印本乙	印本丙		
01	隰则有泮解	隰则有泮解	隰则有泮解	隰则有泮解	隰则有泮解
02	采芩诗解	以帛裹布非礼解	采芩诗解	采芩诗解	采芩诗解
03	以帛裹布非礼解	大学命字说	以帛裹布非礼解	以帛裹布非礼解	以帛裹布非礼解
04	诸侯屏在路门内考	采芩诗解	孔子闲居多逸诗说	大学命字说	孔子闲居多逸诗说
05	汉延熹封龙山碑考	孔子闲居多逸诗说	大学命字说	孔子闲居多逸诗说	大学命字说
06	沔阳州沿革考	才难说	才难说	才难说	才难说
07	吴国江都国无豫章郡考	妇人裹足当严禁说	妇人裹足当严禁说	(缺失)	妇人裹足当严禁说
08	汉人避讳考	伍员论	伍员论	伍员论	伍员论
09	大学命字说	释教论	释教论	释教论	释教论
10	才难说	古有四声证	诸侯屏在路门内考	古有四声证	诸侯屏在路门内考
11	孔子闲居多逸诗说	诸侯屏在路门内考	汉人避讳考	诸侯屏在路门内考	汉人避讳考
12	妇人裹足当严禁说	汉人避讳考	吴国江都国无豫章郡考	汉人避讳考	吴国江都国无豫章郡考
13	古有四声证	吴国江都国无豫章郡考	汉延熹封龙山碑考	吴国江都国无豫章郡考	汉延熹封龙山碑考
14	伍员论	汉延熹封龙山碑考	沔阳州沿革考	汉延熹封龙山碑考	沔阳州沿革考
15	释教论	沔阳州沿革考	古有四声证	沔阳州沿革考	古有四声证
16	元氏移置汉碑记	广经室记	广经室记	广经室记	广经室记
17	广经室记	元氏移置汉碑记	夏君季质夫妇殉难记	元氏移置汉碑记	夏君季质夫妇殉难记

续表

次序	原刻本			广雅书局本	广陵书社整理本
	印本甲	印本乙	印本丙		
18	故友任君汉卿 缔交记	故友任君汉卿 缔交记	元氏移置汉 碑记	故友任君汉卿 缔交记	元氏移置汉 碑记
19	夏君季质夫妇 殉难记	夏君季质夫妇 殉难记	林章两贞烈 纪略	夏君季质夫妇 殉难记	林章两贞烈 纪略
20	梁孝子义士传	林章两贞烈 纪略	故友任君汉卿 缔交记	林章两贞烈 纪略	故友任君汉卿 缔交记
21	林章两贞烈 纪略	上朱铨甫先 生书	梁孝子义士传	上朱铨甫先 生书	梁孝子义士传
22	商周金识拾 遗序	与刘伯山书	李次白先生遗 书序	与刘伯山书	李次白先生遗 书序
23	李次白先生遗 书序	复诸迟鞠书	昏礼重别论序	复诸迟鞠书	昏礼重别论序
24	昏礼重别论序	论语正义后序	论语正义后序	论语正义后序	论语正义后序
25	论语正义后序	李次白先生遗 书序	商周金识拾 遗序	李次白先生遗 书序	商周金识拾 遗序
26	宝应图经书后	昏礼重别论序	方恪敏种棉图 册跋	春秋左氏传贾 服注解述跋	方恪敏种棉图 册跋
27	春秋左氏传贾 服注解述跋	商周金识拾 遗序	春秋左氏传贾 服注解述跋	昏礼重别论序	春秋左氏传贾 服注解述跋
28	方恪敏种棉图 册跋	春秋左氏传贾 服注解述跋	宝应图经书后	商周金识拾 遗序	宝应图经书后
29	上朱铨甫先 生书	宝应图经书后	与刘伯山书	宝应图经书后	与刘伯山书
30	与刘伯山书	方恪敏种棉图 册跋	上朱铨甫先 生书	方恪敏种棉图 册跋	上朱铨甫先 生书
31	复诸迟鞠书	清故萧县学教 谕诏举孝廉方 正胡君墓志	复诸迟鞠书	清故优贡生刘 君墓志铭	复诸迟鞠书

续表

次序	原刻本			广雅书局本	广陵书社整理本
	印本甲	印本乙	印本丙		
32	清故优贡生刘君墓志铭	清故优贡生刘君墓志铭	清诰授奉直大夫晋封朝议大夫直隶昌黎县知县胡君墓志铭	清故萧县学教谕诏举孝廉方正胡君墓志	清诰授奉直大夫晋封朝议大夫直隶昌黎县知县胡君墓志铭
33	清诰授中宪大夫曲靖府知府陈君墓志铭	清诰授中宪大夫曲靖府知府陈君墓志铭	清故优贡生刘君墓志铭	清诰授中宪大夫曲靖府知府陈君墓志铭	清故优贡生刘君墓志铭
34	清故萧县学教谕诏举孝廉方正胡君墓志	清诰授奉直大夫晋封朝议大夫直隶昌黎县知县胡君墓志铭	清诰授中宪大夫曲靖府知府陈君墓志铭	清诰授奉直大夫晋封朝议大夫直隶昌黎县知县胡君墓志铭	清诰授中宪大夫曲靖府知府陈君墓志铭
35	清诰授奉直大夫晋封朝议大夫直隶昌黎县知县胡君墓志铭	梁孝子义士传	清故萧县学教谕诏举孝廉方正胡君墓志	梁孝子义士传	清故萧县学教谕诏举孝廉方正胡君墓志

此书以清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刻本最为通行,近年又有广陵书社点校本^①。二者篇次截然不同。取对原刻三种印本,发现广雅书局本略同于原刻印本乙,而广陵书社所据之底本则为原刻印本丙^②。遇有这一类印本,有必要在目录中揭示篇次。

前人编刻文集,有将若干篇文字版片抽出别行,形成新的名目;而后印本文集遂无此若干篇;也有反其道而行,将原本单行的版片整体归入文集;而其单行之本,仍并存不废。

潘耒《救狂砭语》《救狂后语》二书,记告讦石濂和尚(即大汕)为清初三藩通海营私事,刻本列入禁毁目,传世颇罕,学者以为其文未收入《遂初堂

^①秦跃宇点校:《刘恭冕集》,《宝应刘氏集》,广陵书社,2006年。

^②广陵书社本点校者称以“同治年间所刻校样本为底本”(《宝应刘氏集》,第552页),未说明底本来源。今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此集的两部原刻试印本,分别为上文所称之印本乙和印本丙,点校者所据为印本丙。承该校古籍部惠清楼主任赐知,谨表谢忱。

集》^①。其实内有六篇文字见于《遂初堂集》初印本^②，而重编本削去《与长寿石濂书》二篇，以其馀四篇归入《别集》。此六篇版心上“遂初堂集”四字犹未去，当是从《文集》中抽出刷印者。

叶景葵《卷盦书跋·遂初堂文集》云：

辛巳二月，取初印本与重编本对读，知初印本确系稼堂（潘耒）手定，选择甚精。重编本所增，皆稼堂删去之作。试检数篇读之，即可知矣。稼堂并不佞佛，惟方外之友甚多，故书序志铭之关于释氏者，皆随类编次，不分儒释，重编者一概列之别集，其见甚陋。与石濂两书，为重编者所芟汰。而致粤当事书，与药亭书，与为霖书，皆攻击石濂，词锋犀利，并列卷中。细加寻绎，知与石濂书牵涉清世祖之语甚多，编者惧罹法网，故湮灭之。寿序中删去宋既亭一篇，亦因内有东林复社语之故。《璇玑玉衡赋》，题加“御试”二字，同为敬慎之意也。以此推之，则诗集中重编多于原本者，亦稼堂所删汰。^③

根据此刻所收篇目推测，初印本大致成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为作者生前手定，反映作者本意；重编本盖成于康熙四十九年，为作者去世后及门改定，内容选择不及初印本精到，结构亦与潘氏原意不符。

以上几个例子显示，雕版印本由于其特殊的制作方式，会造成同一版本不同印次之间篇目次序的较大差异。学者若不逐篇仔细核对，容易忽略其间的文字内容出入。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编制目录时，遇有上述类型的品种，当详记篇次，以便学者考镜源流。

二、叙录之推原覆核

叙录为目录书体制之一，考作者之行事，论书中之指意。清代中期的《四库全书总目》便是典型的叙录体书。过去学者主要关注每篇所论古书内容，今采用印本视角，结合实物覆核，读者可以推原叙录指向的版本印次，可以印证叙录以某种形态呈现的原因之所在，从而加深对叙录文本的理解。

《四库全书》著录古书，有某处采进本，某家藏本，乃著其书之来处，与版刻无涉。提要间记版本，而体例不一。欲推求叙录所据，最好是遇见《四库》

^①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潘耒等著：《救狂砭语 金陵览古 徐生纪略》书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

^②此六篇为《救狂砭语》中《与长寿石濂书》《与梁药亭庶常书》《天王碑考》三篇，《救狂后语》中《致粤东当事书》《再与长寿石濂书》《答鼓山为霖和尚书》三篇。

^③叶景葵著，顾廷龙编：《叶景葵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3页。叶氏原跋作于姚本上，今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T05336-42）。

底本,其次是借助校勘,寻觅线索。

陆龟蒙《笠泽丛书》,《四库全书总目》以“内府藏本”著录。核对正文,发现与清初顾樾碧筠草堂刻本接近。顾樾本题名为《重刊校正笠泽丛书》,有雍正间陆钟辉翻本。陆刻初印本一仍顾刻之旧,重修本(即水云渔屋印本)多有改字^①。顾刻的印次,所见有四种:初印本^②《丛书》甲第十四叶《苔赋》“江文通尝著《青苔赋》,置苔之状则有”,两处“苔”字误“茗”(图1左);中印本已改作“苔”(图1右)^③;后印本封面题“碧筠草堂重雕”,并附入仿帖;又东山草堂印本,封面改刻“东山草堂”白文木记,盖书版转手后刷印,系最晚出者。陆刻初印本(图2左)依照顾刻中印本翻出,二者文字接近,后印本挖改文字(图2右)。单从文字推求,原翻两刻均可能是《四库》所据,究为何本,一时无法指实。后得见《四库》底本原件^④,才知馆臣所持者为顾刻中印本。



图1 顾樾碧筠草堂刻本
《重刊校正笠泽丛书》
甲第十四叶四行(局部)



图2 陆钟辉刻本
《重刊校正笠泽丛书》
甲第十四叶四行(局部)

管时敏《蚓窍集》,《四库全书总目》以“两江总督采进本”著录,提要云:“是集即楚王所刊,中有丁鹤年评语。”^⑤明说其所据本为明永乐元年(1403)楚藩刻本。是书今存楚藩本实有二刻:一于昌进小漠觞仙馆旧藏本,前有洪武三十一年(1398)楚府教授吴勤序、永乐元年楚府右长史胡粹序,上海涵芬

①王欣夫著,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庚辛稿卷四《笠泽丛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44页。

②卷末陆龟蒙十一世孙陆德原跋之后,初印本有“旌德李士芳镌”一行,是其标志。

③中印本卷末陆德原跋之后,削去“旌德李士芳镌”一行。

④此本今藏湖南省图书馆(索书号:432/60)。书中钤有“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朱文方、“敬止斋图书”朱文方、“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

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蚓窍集》,中华书局,1965年,第1474页。

楼据以影印入《四部丛刊》三编,有赵万里跋,定为永乐楚府本。一张子美家旧藏本^①,行款悉同,字体绝类。谛审二本,序文数叶,张本笔致流动,于本稍显生硬,结合其他证据,显示张本是永乐原刻,于本为稍晚出的翻版。张本前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正文中有四库馆臣校改手迹,知馆臣所持为永乐原刻本。

苏天爵《国朝文类》,《四库全书总目》以“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著录,提要云:

叶盛《水东日记》曰:“苏天爵《元文类》,元统中监察御史南郑王理序之。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阎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马祖常、元好问之卓卓者,今皆无传。([馆臣]案:祖常《石田集》、好问《遗山集》,今皆有传本,盖明代不甚行于世,盛偶未见,故其说云然。)则所以考胜国文章之盛,独赖是编而已。尝见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陈旅序;此本则有书坊自增《考亭书院记》《建阳县江源复一堂记》并《高昌偈氏家传》”云云。今此本无此三篇,而有陈旅序,盖犹从至正元刻翻雕也。^②

馆臣称该本“盖犹从至正元刻(引者按:即元西湖书院刻本)翻雕也”,未言究为何本。学界对此亦尚无明确结论^③。按,此书明刻主要有两种:一明嘉靖十六年(1537)晋藩刊本,一明末修德堂刊本。取对元西湖书院刻元印本、明成化修补本,知晋藩本从成化修补印本出,修德堂本又从晋藩本出,间有校改。凡修德堂本与西湖书院刻早印本违异处,《四库》本每同修德堂本(详见表2),则提要所云翻本盖即修德堂本。

表2 《国朝文类》元明刊本文字异同表

篇	叶	行	元西湖书院刻本		晋藩本	修德堂本	《四库全书》本
			早印本	明成化修补本			
熊朋来 《瑟赋》	一	九	夫是以称乐器之宏兮	宥	宥	完	完
	一	后三	晏龙度左,公输斲右	断	断	断	断
	三	十	宛其俟命,且以永日	俟	侯	侯	侯
	三	后六	益心悅而忘倦	忘	志	志	志
	四	五	孰能诵诗,惟朱弦兮	弦	玄	玄	玄

①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828909-10),定为“明永乐元年楚藩刻本[四库底本]”。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元文类》,第1709页。

③徐隆垚《〈元文类〉之四库提要发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2期)对本篇提要曾有多角度探讨,唯未详论底本。

续表

篇	叶	行	元西湖书院刻本		晋藩本	修德堂本	《四库全书》本
			早印本	明成化修补本			
姚燧 《乌木杖赋》	五	十	只炆灶亦可窺	□	赐	赐	赐
	五	后八	辘矛庐于猛士	应	应	庐	庐
	五	后九	试扶衰而起策	衰	衰	衰	衰
	六	一	犹足以乘云雨而腾往也	雨	云	雾	雾
袁衰 《求志赋》	六	五	余老于忧患	忧	忧	变	变
	六	十	钟厥美于帝传兮	□	其	其	其
	六	后二	谓贞信之在兹	□	其	贞	贞
	七	一	徒暗鸣而歎欷	徒	从	从	从
	七	十	览古人以为则兮	则	前	则	则
	八	十	日愀怳以流盼兮	□	怨	怨	怨
	九	后七	诚心不疚,允耆颐兮	耆□□	者□□	耆颐兮	耆颐兮
马祖常 《伤己赋》	十	九	几顛踣而数穷	顛	顛	顛	顛
	十	后三	封敦旄以块泰岱兮	泰	秦	秦	泰
	十	后五	指纲维为械意	意	意	意	系
	十	后五	悯相道之无朋兮	□	憫	憫	悯
	十	后六	悯相道之无朋兮	朋	朋	明	明
	十	后六	柅吾车之莫聘兮	柅	柅	柅	柅
李好文 《感志赋》	十一	六	肇众金于大冶兮	□	□	鑿	鑿
	十一	后一	岁翩翩其不居兮	君	君	君	居
	十一	后二	思假道于书林兮	思	瑟	思	思
	十一	后五	羸十年而戾之	羸	羸	羸	羸
	十二	一	谓时命之可弋	戈	戈	戈	弋
	十二	五	恐祈荣而离辱	离	离	罹	罹
	十二	后四	昔樊须之请稼兮	音	音	昔	昔
	十二	后五	犹释耒乎有莘	来	米	米	耒
	十二	后八	鹿之斯奔兮,其足跂跂	斯	期	期	斯

《四库全书》中的一些书,结合文字内容,可大致推定其底本为何本,提要所据的具体是哪一印次。

杨亿《西昆酬唱集》,《四库全书总目》以“汪如藻家藏本”著录,实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俊升刻本。所见朱刻有初印本,封面题“辨义堂藏板”,初印本又有甲、乙二种,初印乙本较甲本挖改一处文字;有中印本,封面题“听香楼藏版”,又挖改几处文字;有后印本,卷上末削去“旌邑李又韩刻”字样,加刻“桐乡汪氏校”一行,正文仍旧。取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字与朱刻初印甲本同(详见表3),知从初印甲本出。

表3 朱俊升刻本《西昆酬唱集》文字异同表

卷	叶	行	初印本		中印本	后印本	《四库全书》本
			甲本	乙本			
上	二	八	历帝自凡 _凡 遽	凡	几	几	凡
上	十三	七	风来玉女 _女 乌先转	女	宇	宇	女
上	三十二	五	唾露金销月似霜	金	全	全	金
上	三十三	一	骊山 _曾 识荔枝尘	曾	谁	谁	曾
上	三十四	后四	江南 _南 满目新亭宴	南	山	山	南
上	三十六	后一	千古成都绿 _浓 酎浓	浓	醲	醲	浓
上	三十七	后七	六幕极天清	青	青	青	清
下	六	三	太液 _棠 鹄分棠	棠	裳	裳	棠
下	十	后七	弦 _弦 声不动意潜通	弦	弦	弦	弦
下	三十二	二	横 _横 河奕奕度神光	横	明	明	横

《四库全书》中有些古书,底本已经藏家改削特印,以避免进呈后触及忌讳。

宋汪元量《湖山类稿》五卷《水云集》一卷,以清乾隆三十年(1765)鲍廷博刻本较为通行。鲍刻传世有初印、后印之别:《水云集》卷末钱谦益、陆嘉颖、吴焯、鲍廷博、余集跋,初印本钱跋“当更与好古者共购之”句下“牧斋”二字、鲍跋“史借于钱牧翁,流传有自”句“钱牧翁”三字,后印本挖去。但鲍刻还有一特印本,用于进呈内府,则少有人知。

此书收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仅注“刊本”;《四库全书总目》以“浙江巡抚采进本”著录,提要说明是鲍刻。《水云集》卷末,鲍刻有《苏台怀古》一首:

灵岩寺古树森罗,满目兴亡落逝波。越相舟中西子去,楚王宫里北人过。歌台日暖游麋鹿,禁苑风高走骆驼。却羨老僧无一事,自携瓶锡

入烟萝。

文渊阁本无之,初疑为馆臣删削。后得见鲍刻一帙^①,吴城撰《知不足斋合刻汪水云诗序》首叶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戳记,书眉间有馆臣校改提示语,知即浙江巡抚采进原本。《水云集》卷末钱谦益以下诸跋,该本均撤去。连带第三十七叶末行“苏台怀古(见《元诗体要》)”一题,该本也留白,盖此书进呈之前,鲍氏以避忌垫印去之。《四库全书》本之缺失此首,是编纂底本如此,并非馆臣妄加去取。

还有一种情况,《四库》馆臣持某一特定印本,导致提要所言是非得失,与事实大相径庭。举例如下:

(一) 馆臣所持者为后印本,导致《提要》之是非陈述失实。

《吴越春秋》徐天祐注,旧本前序后有“郡人前进士徐天祐受之序”一行。明万历十四年(1586)冯念祖刻本有杨尔曾后印本,较常见。还有一种更晚印本,极少见,序文脱去末二叶,又补刻末叶,题“古史氏二酉主人题于留徐艸堂”,致使徐氏姓名一行失去。馆臣不暇详考,据冯刻更晚印本撰写提要,乃称本书“前有旧序”,“然不著名姓”,经过一番考证,仍然下了“不知序出谁手耳”的断语^②。

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取古人说《诗》之书卷帙简少者为一编,明末拥万堂刊,前有《毛诗解叙》。传世印本有初印、后印之别:初印本子目十六种,末条为《逸诗》^③;后印本增入《韩诗外传》一种,系沿用胡文焕《格致丛书》本旧版,惟将第三行“明钱唐胡文焕校”改为“明竟陵钟惺校”;目录未增刻子目;内封右侧题“钟伯敬先生汇辑,拥万堂藏板”,左侧附子目十六种题名,并加钤“新增韩诗外传”朱文戳记^④。存世者多属初印本,后印本少见。

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列入“诗类”存目。提要称其编纂“谬陋殆难言状”,又云:“至申培《诗说》本伪《鲁诗》,《韩诗外传》明标‘韩’字,乃题曰‘毛诗解’,是尤不足深责者矣。”^⑤馆臣持一明刻后印本,遽尔讥弹,不知此刻初印本原无《韩诗外传》一种。

①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112223-24)。

②张觉、黄吉辉:《上海图书馆所藏〈吴越春秋〉善本可解〈四库提要〉难懂之谜》,《图书馆杂志》2014年第7期,第90-92页。

③此初印本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索书号:0696),钤有“食古书库”“乐意轩吴氏藏书”“高氏吹万楼所得善本书”等印。无内封。

④此晚印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T01964)。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七《毛诗解》,第141页。

(二)馆臣所持者为重编本,导致《提要》之优劣评价失当。

潘耒《遂初堂集》原刻本有初印、重编之别:初印本凡《诗集》十二卷《文集》十五卷(《诗集》卷六《海岱游草》有目无文),共二十七卷;重编本凡《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共四十卷。重编本利用了初印本旧版,益以新作,调整卷次。

又,潘耒《鸿爪集》只收游记之作,原刻本别自单行^①,前有康熙辛未潘氏自序,盖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每篇叶码自为起讫,不相连属。所见有三种印本:初印本收游记八篇,附《端溪砚石赋》《砚铭》二篇;中印本收游记九篇,较初印本多《游鼓山记》一篇,也有附二篇;后印本又增入十篇,其中《游黄山记》作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游南岳记》作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游中岳记》作于康熙四十年辛巳,字体有别,当是陆续增刻,《端溪砚石赋》《砚铭》两篇与游记无关,为作者撤出(详见表4)。

《遂初堂集》重编本刷印时纳入此刻,列为卷十三以下四卷。核其文字书版(详见表4),知纳入者为《鸿爪集》原刻后印本^②。

表4 《鸿爪集》与《遂初堂文集》重编本篇目差异

《鸿爪集》康熙刻本			《遂初堂文集》重编本	
初印本	中印本	后印本	收录位置	版片使用状况
游天台山记	游天台山记	游天台山记	卷之十三	用旧版
游雁荡山记	游雁荡山记	游雁荡山记	卷之十三	用旧版
游玉甌峰记	游玉甌峰记	游玉甌峰记	卷之十四	用旧版
游仙岩记	游仙岩记	游仙岩记	卷之十四	用旧版
游南雁荡记	游南雁荡记	游南雁荡记	卷之十四	第一叶重刻,半叶十行二十一字;第二叶以下用旧版
游仙居诸山记	游仙居诸山记	游仙居诸山记	卷之十四	用旧版
游西洞庭记	游西洞庭记	游西洞庭记	卷之十四	用旧版
游罗浮记	游罗浮记	游罗浮记	卷之十三	第一叶重刻,半叶十行二十一字;第二叶以下用旧版

①潘耒《遂初堂集》初印本《文集》卷十一目录下有小注云:“诸游记别载《鸿爪集》。”知作者编集时有意将游记之作别刻单行。重编本列入游记四卷,并删去此条注语,看似收录内容更全,实与作者编纂意图相违背。

②除《游九鲤湖记》一篇外,其余均见收录。

续表

《鸿爪集》康熙刻本			《遂初堂文集》重编本	
	游鼓山记	游鼓山记	卷之十五	共四叶,重刻版
		游九鲤湖记	无	无
		游庐山记	卷之十五	用旧版
		游黄山记	卷之十五	用旧版
		九华山赋	卷之一	重刻版
		游南岳记	卷之十六	第一叶重刻,半叶十行二十一字;第二叶以下用旧版
		游浯溪记	卷之十六	用旧版
		游永州三岩记	卷之十六	用旧版
		游金牛山记	卷之十六	用旧版
		游中岳记	卷之十六	用旧版
		游林虑山记	卷之十六	用旧版
端溪砚石赋	端溪砚石赋	无	卷之一	重刻版
砚铭三十首	砚铭三十首	无	卷之二十	重刻版

是书《四库全书》以“江苏巡抚采进本”著录,为《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提要云:

国朝潘耒撰。未有《类音》,已著录。诗分《少游》《梦游》《近游》《江岭游》《海岱游》《台荡游》《闽游》《黄庐游》《楚粤游》《豫游》《卧游》诸草,分年编次,文则各以体分。惟为二氏作者入之《别集》,用杨杰《无为集》例也。耒性好游名山,足迹甚广。其诗不事雕饰,直抒所见。古文蹊径较平,稍逊于魏禧诸人,而气体浑厚,空所依傍,则又耒所独得也。^①

提要将是集列入《存目》。究其原因,是馆臣据一重编本为说。或因集中游记所占比重过大,致使《文集》内容稍嫌平庸,殊不知此集出后人重编,初印本并无这些缺点。

潘氏《文集》原刻初印本除叶景葵提及之《与长寿院主石濂书》《宋既亭八十寿序》等篇外,又有《国史考异序》(牵涉潘力田事)、《屈氏吴江志序》(牵涉明季殉国者事)等篇,重编本以涉及政治忌讳而删去。涉及释道的各篇列入《别集》,也是重编者所为,并非作者原意。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第1659页。

(三)一书有两种印本,馆臣误作两书著录。

来集之《倘湖樵书》与《博学汇书》,实为同一部书,且为同一版片不同时期的印本,当是彼时翰林院有一书之两种印本进呈,馆臣未察,各持一种撰写提要,将其作为两种书收入《存目》^①。

从以上几例可见,以《四库全书》提要为代表的叙录,不少品种是基于具体的古籍印本而写成。梳理底本之印次,结合文本校勘,有助于印证覆核,增强对底本的理解;亦有助于还原编纂的过程与细节,澄清叙录中的某些误说。

三、条目之编排取舍

一部目录是由若干写定的条目整合而成。《七略》《别录》等早期目录,大致是以图书品种立条目,编排的难点在于如何恰当地分门别类。自明代中期以后,逐渐以版本品种立条目,鉴别版本,确定其时代先后成为条目合理编排的基础。在现代目录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是依照后一原则立目的代表。提倡考虑印本因素,具体反映在条目的编排与取舍过程中,会给当代目录的面貌带来一些新变化。

(一)次序之编排

在目录组织过程中,遇有两个条目为同一刻本不同印次的印本,编次时当据刷印之早晚为序;遇有刻本有翻版时,当加以区分,并据翻刻时代大致先后排序。这些看起来只是现代版本目录的应有之义,却并不容易做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目录在编排时即有不尽人意处,试举例说明。

1. 初印与后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列有如下两条:

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 清陆陇其撰 附录一卷 清康熙四十年琴川书屋刻本

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 清陆陇其撰 附录一卷 清康熙嘉会堂刻本^②

按,陆陇其《三鱼堂文集》,所见原刻有五种印本,据其刷印早晚,列表 5 如下:

^①沈津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清康熙刻本倘湖樵书》条(张丽娟撰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41-1142页。

^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25页。

表5 《三鱼堂文集》原刻诸印本异同表

位置	初印甲本	初印乙本	初印丙本	中印本	后印本
内封	陆稼书先生三鱼堂文集/嘉会堂藏板	陆稼书先生三鱼堂文集/嘉会堂藏板	陆稼书先生三鱼堂全集	康熙辛巳春镌/三鱼堂集/琴川书屋藏版	陆稼书先生著/三鱼堂集/老扫叶山房藏板
卷端题署	门人吴县席永恂、太仓王前席校	门人吴县席永恂、太仓王前席校	门人常熟席永恂、席前席校	门人常熟席永恂、前席校	门人常熟席永恂、前席校
目录涉及吕氏三处	有	留白	留白	留白	留白
卷六《与吕无党(附答书)》	有	删去	删去	删去	删去
卷七《答吕无党》	有	删去	删去	删去	删去
卷十二《祭吕晚村先生文》	有	删去	删去	删去	删去
附录:《灵寿县遗爱碑记》一篇	有(计二叶)	有此篇	有此篇	无此篇	无此篇
附录:张云章撰《御史陆先生行状》一篇	有(计二十二叶)	无此篇	无此篇	无此篇	无此篇

原刻初印本有甲、乙、丙三种,卷六《与吕无党(附答书)》、卷七《答吕无党》、卷十二《祭吕晚村先生文》三篇,初印甲本尚在,乙本、丙本此三篇目录留白,正文删去,中印本、后印本同。中印本曾见一帙,有单不广手书跋语:

集内凡关于吕留良文字,悉数划毁,各本皆然。颉刚顾君有补钞本,适之胡君据以录补。兹从适之处借录一过,虽卷六《与吕无党书》尚付阙如,然竭意访求,或未始不可再补,留以俟之。十三年(1924)四月一日。单不广。^①

彼时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胡适、单不广家藏之《三鱼堂文集》均属原刻中印本,三篇涉及吕氏文字已撤去,故需辗转传抄,即便如此,到单氏手中,也仅得两篇,仍有一篇缺失。

清康熙刻初印甲本卷端作“门人吴县席永恂、太仓王前席校”(图3左);

^①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1页。

中印本卷端题“门人常熟席永恂、前席校”(图3右),初印丙本为中间过渡样貌,只是更动姓名的排字方式(图3中)。永恂、前席二人为席启寓(1650-1702)之子。席氏世居洞庭东山,至席启寓始迁居常熟。启寓曾礼聘陆陇其至家,课其二子永恂、前席,先后数年。陆氏去世,二人为经纪其丧。陆氏遗著《三鱼堂文集》《困勉录》等,也由二人校讎并捐资付梓。席启寓《行述》云:“不肖前席始生,以星家推命,谓宜别姓寄名,因与琅琊姊氏,抚之若子。”^①又称前席初名永恪。可知前席幼年曾寄养姨母太仓王氏家。诸印本之卷端题署变化,其实正体现这一动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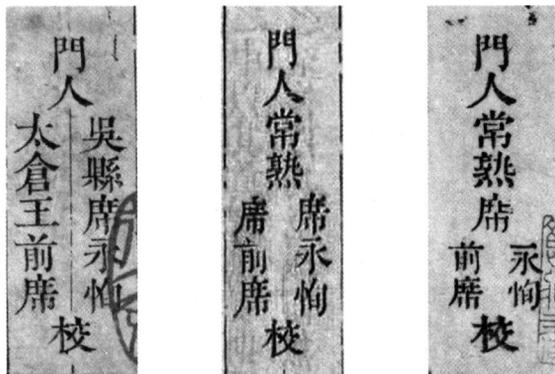


图3 《三鱼堂文集》卷端题(局部)

嘉会堂初印甲本附录有江苏嘉定县学者张云章撰《御史陆先生行状》一篇,计22版,初印乙本、丙本无之,中印本、后印本及同治武林薇署翻本仍之。张云章《朴村文集》目录卷十七列有行状一篇,注云:“为陆御史稼书先生作,已载《三鱼堂文集》中,兹缓刻。”^②正文遂不刻。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张氏《朴村诗文集》以“内有违碍语句”遭禁毁^③,《三鱼堂文集》之撤去张作,盖由此事而起。

由上推知,嘉会堂当是席氏早期出版堂号,后改为“琴川书屋藏版”,再改为“老扫叶山房藏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条著录次序颠倒,可改为:

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 清陆陇其撰 附录一卷 清康熙四十年嘉会堂刻本

①席永恂、席前席:《皇清敕授文林郎三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显考治斋府君(席启寓)行述》,席存震纂修:《洞庭席氏支谱》,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索书号:谱7654)。

②张云章:《朴村文集》目录卷十七,影印清康熙华希闵等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7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591页。

③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奏准。江西巡抚郝硕奏缴一百十二种”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

初印甲本 上图
 初印乙本 云南
 初印丙本 天津
 琴川书屋印本 北大(单不广跋)
 老扫叶山房印本 国图

2. 原刻与翻刻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第 484—485 页列有如下三条: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宋莘刻本 清江昱校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宋莘刻本 清王鸣盛校并跋 清宝珣题款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宋莘刻本 清陆润庠校

是书由宋莘主持刊刻,原刻前有康熙丙子(三十五年,1696)宋莘序及邵氏例言。所见有初印、后印之别,后印本卷端题署有改动,内封也经更换(详见表 6)。上海图书馆藏一部原刻后印本(图 4 左),有清吴騫校并跋(索书号:T311610-14)。杭州图书馆所藏之清江昱校本(索书号:善 201/2),属原刻后印本。

此本有翻刻多种,所知有甲、乙、丙三种:

表 6 《古今韵略》宋莘刻本及翻本异同表

	原刻		翻本甲	翻本乙		翻本丙
	初印本	后印本		初印本	后印本	
内封题	古今韵略	宋漫堂先生阅定/毗陵邵子湘纂/古今韵略	宋漫堂先生阅定/毗陵邵子湘纂/古今韵略/振藻堂藏版(戳记)	宋漫堂先生阅定/毗陵邵子湘纂/古今韵略	商丘宋牧仲先生定/毗陵邵子湘纂/古今韵略	商丘宋牧仲先生定/毗陵邵子湘纂/古今韵略/三畏堂藏板
卷端题	商丘宋莘牧仲阅定	商丘宋牧仲先生阅定	商丘宋牧仲先生阅定	商丘宋牧仲先生阅定	商丘宋牧仲先生阅定	商丘宋牧仲先生阅定
目录下平声三肴	“肴”下“月”字	“肴”下“月”字	“肴”下“月”字	“肴”下“月”字刻作“目”	“肴”下“月”字刻作“目”	“肴”下“月”字

1. 翻本甲。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帙(图4右,索书号:374200.7/1774),印次较早,内封左下角钤有“振藻堂藏版”白文方形戳记。

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著录“宋萃刻本”,王鸣盛手校,有王氏跋云:

此书行世数十年矣,家置一编,即文章大家为众所推者,亦皆奉为律令,莫敢异议。嘻,举天下无一读书人,自古然矣。西庄。^①

又有宝珣题款云:“咸丰九年初春得于宣南书坊。东山珣志。”今归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A02148),即《善本书目》著录者。今查此本与上师大藏本同版,惟印次较后,实即翻本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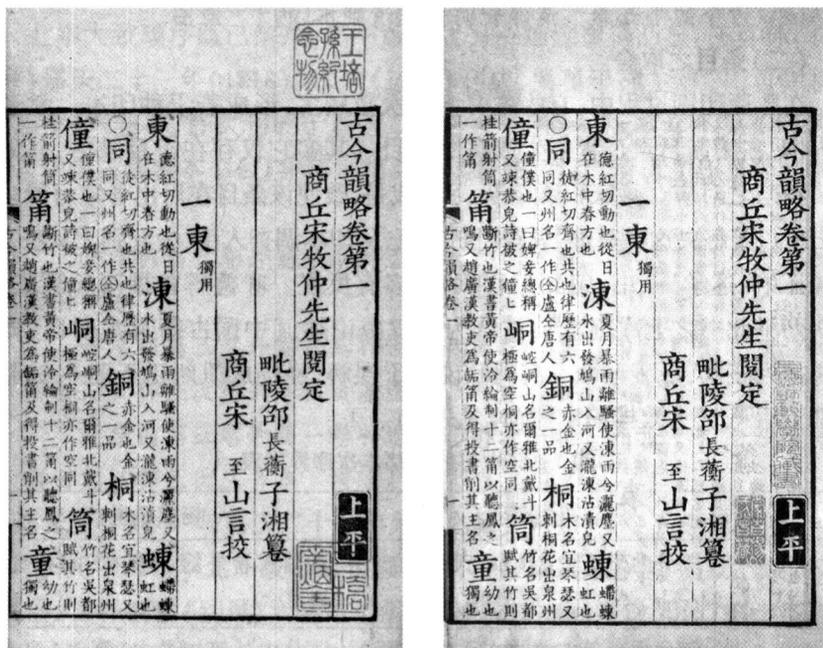


图4 《古今韵略》卷端

2. 翻本乙。上海图书馆藏有初印本(索书号:637950-54),内封题“宋漫堂先生阅定”;又有后印本(索书号:T23250-54),内封改题“商丘宋牧仲先生定”,有陆润庠校,易培基题识云:“此书亡友陆凤石手批,己巳季春,重直得之海上。易培基记。”

3. 翻本丙。浙江图书馆藏一部(索书号:006934),内封左下有“三畏堂藏板”字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条著录将两种不同翻刻本与原本混为一谈。今据所见印本,修改补充如下: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宋萃刻本

①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一《古今韵略》条,民国三十一年(1942)排印本,叶四十。

初印本 柏克莱

后印本 上图(清吴騫校并跋) 杭州(清江昱校)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翻本[甲]

初印本 上海师大

后印本 国图(清王鸣盛校并跋 清宝珣题款)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翻本[乙]

初印本 上图

后印本 上图(清陆润庠校)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翻本[丙] 浙图

(二)条目之取舍

在雕版印刷过程中,有些古书增改次数较多,形成若干种印本。学者不明内情,在编制目录过程中生成某个条目。其实它仅存在于目录中,并无印本实物与之对应。藏家积谬相沿,习非成是,致使该条目在后出各家目录中反复出现。要解决这类疑难,只有回归本原,从印本调查入手,舍此别无良法。

汪中《述学》一书,编刊过程坎坷,多有反复。叶德辉曾撰写长篇跋语,依次列举此书之七次刻本^①,被认为是权威论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即据叶说排列座次,沿袭至今。实则叶说基于误解,经杨成凯纠正于前^②,林胜彩辨别于后^③,已大致摧陷廓清(详见表7)。

表7 汪中《述学》诸本次序异同表

	叶德辉说	杨成凯说
第一次刻本	不分内外篇三卷本(汪氏藏版)	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本(问礼堂藏版)
第二次刻本	不分内外篇二卷本(阮刻《叙录》本)	不分内外篇二卷本(阮刻《叙录》本)
第三次刻本	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本(问礼堂藏版) 前有嘉庆二十年王念孙序,叶氏定为嘉庆二十年刊	不分内外篇三卷本(汪氏藏版)
第四次刻本	《学海堂经解》本	《学海堂经解》本

①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十《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条,民国十七年(1928)叶氏排印本,叶三十三至三十四。

②杨成凯:《清代版本散论》,《文献》2004年第2期,第224-225页。

③林胜彩:《汪中〈述学〉版本考述》,高雄“中山大学”文与哲编辑委员会主编:《文与哲》第14期,2009年6月,第227-264页。

续表

	叶德辉说	杨成凯说
第五次刻本	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元字六卷本),叶氏定为道光三年刊	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元字六卷本),后汇入《汪氏遗书》
第六次刻本	扬州书局重刻元字本,刻在同治八年	扬州书局重刻元字本,刻在同治八年
第七次刻本	伍氏粤雅堂本,刻在光绪元年	伍氏粤雅堂本,刻在光绪元年

七本大致顺序既已解决,是书版本之另一难题遂得凸显:汪喜孙《自撰年谱》嘉庆二十三年(1818)条记“《述学》刊成,哭奠于神主前”^①,可知喜孙刻《述学》六卷本,首次刊成于嘉庆二十三年,但这一版本却不见于各家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别集类著录是书,列有“清道光汪喜孙刻本”,有如下三种: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 清汪中撰 清道光汪喜孙刻本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 清汪中撰 清道光汪喜孙刻江都汪氏丛书本吕贤基圈点 清翁同龢批并跋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 清汪中撰 清道光汪喜孙刻江都汪氏丛书本 清丁晏题款^②

此“道光三年刻本”与嘉庆二十三年刻本之间关系如何,令人颇费疑猜。

按,元字六卷本无序跋可稽刊雕年月,叶德辉跋《述学》提及“喜孙就小字本增入《补遗》、《别录》六卷本汇编为《汪氏遗书》,字改元体,刻于道光三年癸未,此第五次刻本也”^③。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清刻部分收入《述学》“清道光三年汪喜孙刻本”^④,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也收录“清道光三年汪喜孙刻本”^⑤。可见对于叶氏这一著录,学者多无间言。《善目》“清道光汪喜孙刻本”这一著录固属沿袭旧目,究其实则导源于叶说。

若按这一结论,则汪喜孙所刻《述学》实有二本:他先请顾广圻校刻一本,成于嘉庆二十三年;又自刻元字本,刊成于道光三年。但从印本角度考

①汪喜孙:《汪荀叔自撰年谱》,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下,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年,第1195页。

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中,第1245页。

③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十,叶三十三至三十四。

④《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一册考释第92页,第六册图版五六三。

⑤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四,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叶十。

察,此说颇为可疑。首先,道光三年是汪喜孙为《汪氏遗书》作序的时间,这从《〈遗书〉跋》末署“道光三年三月八日”^①可知。即便此时《遗书》已汇印成书,也不能说元字本即刻在是年。其次,有迹象表明,《遗书》最终汇印成书晚于道光三年,元字本当刻在道光三年之前,或刻在嘉庆后期。

笔者调查《述学》元字六卷本,发现至少存在九种印次^②,其中南京图书馆所藏初印甲本最为罕见(详见表8),其文字面貌与文献记载之“嘉庆二十三年汪喜孙刻本”大致重合。由此推定,传统目录中《述学》之所谓“道光三年汪喜孙刻本”,并不真实存在;该条目所指之版本实物,实为“清嘉庆二十三年汪喜孙刻本”。

表8 《述学》汪喜孙刻本诸印次差异表

卷	叶	行	初印 甲本	初印 乙本	初印 丙本	初印 丁本	中印 甲本	中印 乙本	中印 丙本	后印 甲本	后印 乙本
王念 孙序	一	末行	有“江宁 刘文奎 子(覲 臣、仲 高)镌” 一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内篇 一	十四至 十五		原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内篇 二	十至十 一		原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内篇 三	二		原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补版
外篇 一	六	一	于释老 神怪、阴 阳拘忌 及宋·诸 儒·道·学 无所惑	宋 诸 儒 道 学	宋 诸 儒 道 学	宋 诸 儒 道 学	□□□ □□	□□□ □□	□□□ □□	□□□ □□	宋 以 后 禅 学

①汪喜孙:《汪氏学行记》卷六《〈遗书〉跋》,《汪喜孙著作集》下,第1046页。

②元字本之印本,笔者检得八种,详拙作《顾广圻校刻本〈述学〉之谜》,《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2期,第43页(原文表2稍有错误,请以本文表8为准)。后承友人宗旨先生告知,浙江大学图书馆尚藏有一种印本,出八种之外,谨表感谢。笔者将此种列为初印丁本。

续表

卷	叶	行	初印 甲本	初印 乙本	初印 丙本	初印 丁本	中印 甲本	中印 乙本	中印 丙本	后印 甲本	后印 乙本
外篇 一	十	一	于宋以· 后·愚·诬· 之·学·距· 之·尤·力	宋以 后愚 诬	宋以 后愚 诬	宋以 后愚 诬	(五 字未 铲 净)	□□□ □诬	□□□ □□	□□□ □□	□□□ □□
别录 一	二十八 后		误入初 刻本一 叶	未误入	未误入	未误入	误入	未误入	未误入	未误入	未误入
春秋 述义			未刻	未刻	未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行状			未刻	未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增刻
汇入 丛书 与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根据以上调查,可将《述学》善本列目改写如下: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 清汪中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汪氏问经堂刻本

初印本 国图(清吴廷康校)

嘉庆补版印本 国图 上图(秦更年题识)

嘉庆补版增序本 浙图(叶德辉跋)

汪容甫集三卷 清汪中撰

清刘台拱刻试印本 南开(清刘台拱校 秦更年跋)

述学三卷 清汪中撰

清刘台拱刻本 国图 上图 南图 浙图(叶德辉跋) 杭州
(郑文焯跋) 开封(武慕姚跋)

述学二卷 清汪中撰

《小琅嬛仙馆叙录书》本 上图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 清汪中撰

清嘉庆二十三年汪喜孙刻本

初印甲本 南图

初印乙本 上图(陶北溟题识) 浙图(吴熙载题识)

初印丙本(附《行状》) 天津(清丁晏题识)
 初印丁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 浙大
 中印甲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 上图 杭州
 中印乙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 国图 上图 南图(清
 吕贤基圈点 清翁同龢批并跋)
 中印丙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 上图
 后印甲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附入《汪氏遗书》) 上图
 南图
 后印乙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附入《汪氏遗书》) 国图
 上图 南图

以上一例,按传统目录做法,各收藏单位都可被标识在同一版本之下,但这样做会损失很多信息,给学者使用带来困难。现将各种印次分析开来,各收藏单位与具体的某一印次联系,应该是一种进步。如果在每个条目之下都能附以类似本文表 8 式样的印本差异表,有条件者配发书影,这便是笔者理想中新式古籍书目的样貌。

目前中国汉文古籍之收藏单位,据统计已达 1700 余家^①,此外还有民间及海外收藏机构,不低于 300 家,二者合计超过 2000 家。凭借上述标出印次、附以表格的古籍书目,这些中外机构的整理者可确定其所持藏本的印次,甚至可对既有之印本差异表作出订正补充,使之更臻完善。期待这种新式的联合书目早日出现并得到推广。

综上所述,目录之学随世推移,愈究愈深,其关注之重点由书而版本而印本,凡经三变,益趋征实而少虚夸。从印本角度入手,将刻印结合的考察方法施之于目录,于篇次之梳理、叙录之推原、条目之编制等方面,均可取得突破。若运用得法,这一方法可更充分地发挥目录的功用,也将使目录本身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作者简介】郭立暄,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

^①据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统计,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完成汉文古籍普查的单位为 1701 家。